

小小说看台

诗|笺|

探寻京城美食

任贵英

我在市电视台工作。我们台最近策划了一个新栏目,叫作“探寻京城美食”,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尤其是现场直播时,嘉宾还会在节目中介绍菜品原料的选取和制作过程,并一一品尝……一道道色香味美的菜肴,吸引了不少观众跟着直播在网上下单定餐,很多餐馆因此一夜之间火起来了。

一天,我的发小王锋打来电话:“哥们,听说你是电视台‘探寻京城美食’栏目的策划人,你可得帮帮我啊!”我笑了笑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尽力帮你就是了。”

第二天,王锋带我来到他的餐馆。他领着我看了看地方说:“我在这几开餐馆已经5年了,生意一直挺好。最近,对面新开了一家‘好大姐’饭店,跟我们一样主营大众菜。自从他们饭店上了你们栏目,就餐人都跑他那里了,我这儿也就生意锐减,都快支撑不下去了。”

我看了看他的餐馆周围的环境,有些为难地说:“你和‘好大姐’饭店离得太近,菜品又差不多,他们规模又比你们大得多,这些都不利于你和他们竞争。”王锋一听,急了:“那我这个餐馆就只能关门大吉了吗?”

我沉思一会儿说:“我小的时候去你家玩,我吃过你爷爷做的‘安居酱鸭头’,不但芳香四溢,鲜辣爽口,而且独一无二,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做得这么好吃的分号……”王锋有些遗憾地说:“是啊,我家几辈人都是开安居酱鸭头店的,但我爸这改成做大众菜了,没想到生意好了几年,现在却被对面的‘好大姐’饭店给抢去了啊!”

我问:“你爸的手艺有没有得到你爷爷的真传?”

王锋说:“当然有了,这是我们家世世代代的祖传秘方,爷爷早就全部传给了我爸爸了。”

我说:“你呀,守着宝山还唱穷歌!如果能请你爸爸出山,再做当年的‘安居酱鸭头’,这就是你们店的招牌菜、特色菜。既避免了和对面饭店的竞争,又可以招来客人。”

王锋一听,欣喜若狂,马上联系上了他老爸。最终,我们团队忙了一周,把王锋店里的“安居酱鸭头”成功搬上了电视。

没几个月王锋又打来了电话:“我的店刚火没多久,又没有几个人了。隔壁鱼店看到我们生意红火,他们也改做‘安居酱鸭头’了。他们定价特别低,我们若按这个价格卖,根本赚不到钱!”

于是我又来到王锋的餐馆。经过考察,我建议他招牌上“安居酱鸭头”的“安”字去掉字头上的小点,并将门牌变成霓虹灯,然后通过栏目重点突出宣传他们十代祖传秘方、世界独一无二这一特点……

不久他们“安居酱鸭头”的名声再次大震,门庭若市。

这日,王锋找到我说:“太感谢你们了!我的店不但再次起死回生,而且生意越来越好。但是,你为何非要让我将店名上‘安’字那一点去掉呢?这也是顾客常问的问题。”

我说:“这是消费心理学方面的学问。你看,这样一来,每位顾客甚至路人当看到你的店名时,都会思索:为什么‘安’字少了一个‘点’呢?于是他们难免会多看两眼,多问几句。这样,他们就能被你们的‘安居酱鸭头’所吸引。”

陪母亲捡秋

赵自力

每年秋天,母亲总忙碌得像个陀螺。稻谷和花生相继入仓后,她最喜欢去捡秋。

今年中秋节,我和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推开小院的木门,满院晒着金灿灿的“秋天”。玉米挂在屋檐下,红红的辣椒挂在大门的两旁,像一副对联似的。地上还零星地晒着几把花生,还有几颗刚摘下的柿子。

父母都不在家,听邻居说母亲捡板栗去了。板栗地就在屋后,我们也去看看。走了不大一会儿,就看见了板栗树下的母亲。她弯着腰,拿着火镰,仔细扒拉着地上的杂草。“妈,又在捡板栗呀。”我跟母亲打着招呼,她直起腰来,满脸带着笑容。“你们回来了,正好可以帮我拾掇下板栗地。”母亲欣慰地说。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子,去捡拾遗落

在杂草里的板栗。那板栗多半是被风吹落地上,然后滚到杂草里的,所以得拿着火镰,一点点扒拉才能看到。我们下地少,干活不耐长,母亲看在眼里有些心疼。“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捡会儿,不捡回去挺可惜的。”母亲笑着说。不过,我们还是陪着母亲一起捡板栗,虽然动作生疏,但能为母亲帮点小忙,心里也觉得无比欣慰。

捡完的板栗,倒在水泥地上晒几日,就可以放冰箱保存。我喜欢吃生板栗,剥开一颗放嘴里,嚼起来咯吱咯吱响,又甜又有嚼劲,感觉很过瘾。“捡回的板栗,总感觉甜些。”母亲喃喃地说。是的,如果不捡回就可惜了,所以感觉甜,我对母亲的话感同身受。捡回的板栗,我总要带点回城,想家了就嚼几颗尝尝,那里面有家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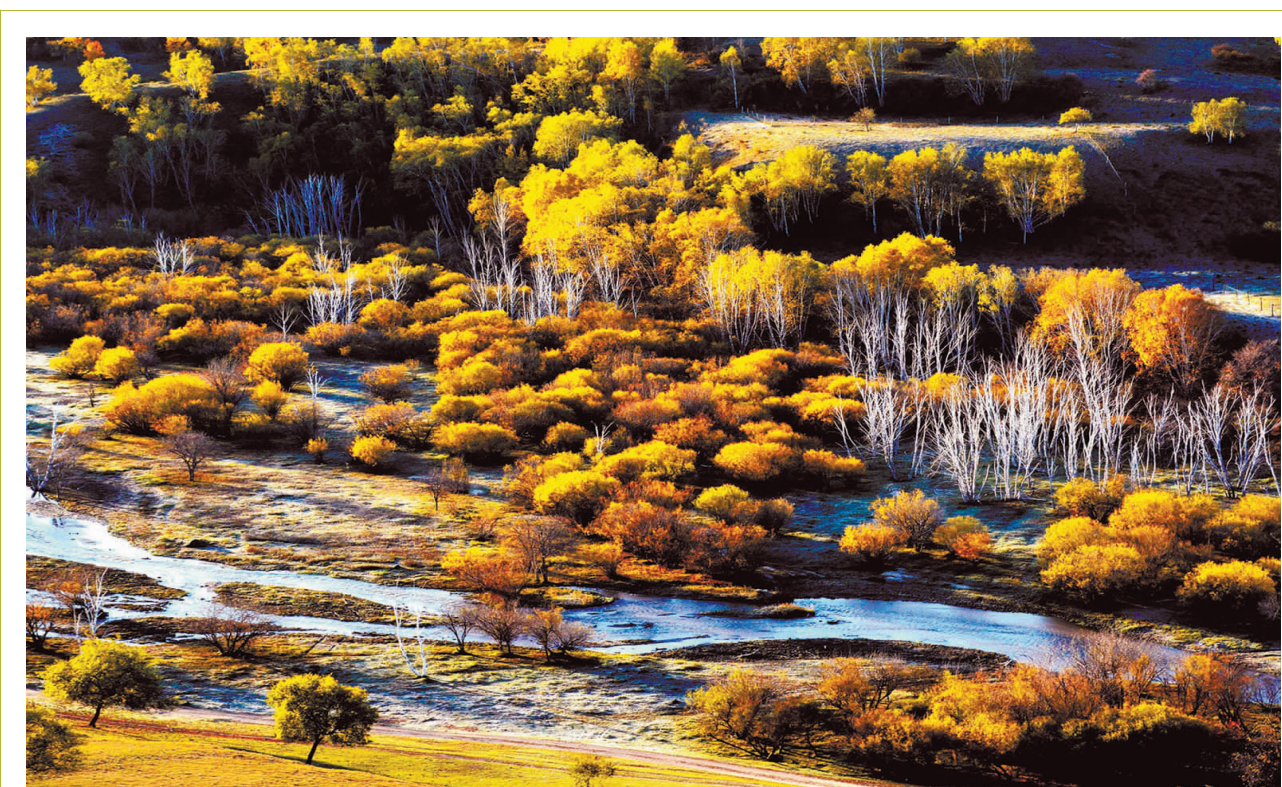
老家屋后有几棵枣树,秋天枣子变黄时,母亲总要摘些下来送给邻居们尝

尝。那枣树一把年龄了,记忆中从小就长在屋后,但非常能结果,一摘就是半筐。枣树太高,树梢上的就摘不到了,看得见摘不到,挺可惜的。

我们一回家,母亲就念叨着还有多少枣子没摘。于是,搬把木梯,架在树上。我爬到木梯上,用竹棍敲树梢上的枣子。母亲和妻子则在树下,牵着硕大的油布,枣子敲下来时落在油布上,大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味。一家人打枣,不时发出欢笑声,其乐融融。枣子全部收入囊中,最高兴的是母亲,她说可以给邻居们多送些。

母亲还喜欢带我们去菜园,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几把蛾眉豆,或是一颗躲在瓜叶下的嫩南瓜,都会让我们欣喜不已。

陪母亲捡秋,捡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草原秋色 李海波 摄

科普|小小说|

视觉欺骗

(外一章)

蒋寒

科技活动周,天文馆“一带一路”展厅。

刚接受了老马采访的主任指着视频上的两张卡片,问老马:“你看看那两个人,哪个大哪个小?”

“右边那个大。”

视频上两张卡片掉了位置,她又问老马:“哪个大?”

“还是觉得那男的大。”

“一叠合,两张卡片一样大!”

“这就是视觉欺骗。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主任笑道。

老马一惊,是啊,来之前以为今年科技活动周放在天文馆举办,是突出天文呢!到了现场才知道,跟天文没啥关系。人家只是租场地而已。主任作为承办方领导是提醒老马,记者只有深入现场才能看到事实真相。这不,视觉都可以欺骗,何况听觉呢!

走到展台边,主任从工作人员手中要过两张卡片,再次一左一右摆在老马面前测试,老马再次被视觉欺骗了。她笑道:“这叫魔力小卡片,两张有弧形的卡片能让人对卡片大小产生错觉……送给你了。”

老马小心收进包里,那是告诫自己,凡事都要擦亮眼睛。

给我一支能量棒

“妈妈,我梦见我上太空了。”

“好的,乖!妈妈明天就带你去天文馆。”

“呵!我要去太空喽——”

“不,是去天文馆。”

科技活动周“一带一路”科普展厅,早已牵动着亮子的心,听同小区的小伙伴、从天文馆回来的珍子眉声色并茂地讲述,早就让他魂牵梦绕了。

珍子说:“在天文馆,我看了3D电影,戴上纸叠的UR眼镜,对着手机就可以看了。”

亮子好奇道:“纸叠的?”

“嗯。”

“纸能叠?”

“我不会,现场还可以听到宇宙里星球的声音,跟音乐一样美……”

“真的?”

“骗你是小狗。可多好玩的了!我还想去。”

亮子听了,坐不住了,恨不得立马飞进天文馆。这不,入夜就在梦乡

飞入了太空……

奔向天文馆的途中,亮子不停地向妈妈讲述“一带一路”的趣味科普游戏,仿佛已经去过了,专门为妈妈做导游而来。

“可惜爸爸不能跟我们同去,等我长大了,坐飞船去见爸爸,然后坐飞船回来。”

“你爸爸是边疆卫士,是了不起的英雄。”

“我们去天文馆拍些照片发过去吧。”

“那儿没信号。”

“不是卫星可以导航了么?”

“那儿海拔高。”

亮子听了,不吭声了……

从天文馆东门入场,走进展厅,亮子立即被里面的奇幻景象吸引了。走近展台,听工作人员正在教孩子们制作橡皮泥玩具。

旁边,展台阿姨很快做好了“能量棒”,一群孩子伸手要:“给我一支能量棒!”“给我一支能量棒!”“给我一支能量棒!”……

亮子也不由自主地伸过手,说:“给我一支,我想让它给我能量,飞去边疆见爸爸!”

木门

蒲苇

木门是墙壁的一道修饰语
开关的方式
阻滞或疏通了宽窄的风

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
木门看护的
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

儿女打回的电话
像一束束阳光
温暖了老去的光阴
和成长的小脚丫

木门的姿势
接近从不向孤独低头的
一根根树木
不管季候如何变化

一样的清心寡欲
也不与树影争高下
随意说出无奈的隐忍
道出内心的苦楚

荷与火

陈自川

枯荷的博物馆,盛开亭亭净植
我的目光与小鱼儿碰撞
内心的火点燃藕的沉睡
四月的牵手在梦中

我的鱼杆钓过六月
荷叶是火,荷花是火
小鱼儿坐在花轿里
游进我的西厢

荷花给我降温
轻轻呼吸,徘徊窗前
屋内是清泉溪流
小鱼儿自由来去

鱼杆融化于无形
小鱼儿七月似火
星星和月亮在水中
升腾出一缕直烟

十字路口

王文鑫

迈着沉重的步伐,
我来到十字路口。
曾有多少次,
驻足观看迷惘的尽头,
见到的却只有寥寥沙丘,
到头来,
却发现自己,
一直绕着岔路口,
做无规则的圆周运动。
如今,
我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头脑虽然略带眩晕,
可我坚定地踏上这条无归的路,
透过层层迷雾,
终于寻找到光明的路口。

美文|阅读|

城市问路

方华

俗话说:一生不出门是个贵人。当你涉足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向人打听行走的方向,感叹行路难时,你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的精辟。但现代社会,所谓“贵人”应是山南海北飞来飞去的人了。我不是一个“现代贵人”,但在这极少的行走中,也能留下一个个城市的印象。

或许是年轻人对自己所处的城市了解得太少,在一个城市,向年轻人问路,得到不知道的回答,高于老年人十几倍。所以,我积累自己少得可怜的旅行经历,每到一个小生疏的地方,基本找稍上年纪的人问路。

一次我去北京,向一位老妇

人问路。老人告诉我,一直向前走,见路口右转,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走了约三四百米,老人竟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说忘了前面还有一个小巷口,应是前面的大路口右转。此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在北京,就个人经历而言,还没有问路被拒的。一件小事,也折射了一个城市的包容与大气。

个人认为,在对待问路的态度上,也折射了一个城市的性格或性情。南宋在杭州建都,这个朝代其政治上的萎缩,或多或少无形地约束并影响其都城居民的言行甚至性格,并被后代延续。在杭州问路,告诉你的一般是很简略的几个字:前边,后边,那边……

南京虽也处江南,却少有绵柔内敛之性。毕竟几朝建都,都是戎马打下来的,骨子里多了一份豪爽。走哪条路穿哪道巷大致有多远,几句话给你交代得很清楚。有时你正向街角的一人寻路,边上竟会有其他人主动上来告诉你行走的方向。

而在一个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的城市,对你的问路可能不厌其烦,比如合肥等;在一个开发开放较早、脚步匆匆的城市,你自己对问路可能也会有种胆怯感,比如十几年前去广州,一下站台,就不断有巨幅标语警示谨防受骗,让我立生“不要同陌生人说话”的紧张;而在

一个相对偏远的自然景区,憨厚的当地居民可能会亲自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在沿海的一些发达城市,你最好是备一张当地的地图,或是向车上或手机上的定位导航系统寻找目的地。

现代开放的社会,立体高速的交通,便捷通畅的往来,不说瞬息而至,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是可朝发夕至的。一生不出门的“贵人”,在当今时代是很难找到了。涉足一个个陌生的城市,问路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次次的问路中,我们感受着人世的冷暖,也感受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沉淀与修养。街道边的一句问答,就将一个城市摆在我们面前。



农家秋收 汤青 摄